

幼崽

朱讓第一次見我的時候，蠻平靜的，短髮貼在耳後，透過薄薄的鏡片毫無波瀾的看向我。

「嗨，」她說，「你可以坐下了。」

所以我在她面前的那張鐵椅上坐下，像坐在學校的座位那樣坐著，唯一不一樣的是我的雙手被手銬銬在身後，所以椅子我只能坐半張，好讓有位置留給我的雙手。

她的視線落回桌上，有一疊厚厚的紙裝訂成冊，我猜想大概是我的調查報告吧，因為我看到我愚蠢的高中畢業照被貼在上頭，是一張留著不對稱中分，僵硬地扯開微笑的照片。襯衫最上頭的鈕扣釦著。

「十七歲？」她先開口，但視線沒在我的身上。

我隨口應了聲，差不多是表達同意的意思，有點模糊的那種。她說，還年輕嘛。我不曉得那個「還是」想表達什麼，但根據我過去的經驗，大概是「還年輕怎麼會做這種事呢？」或「還年輕，還有救」這兩者其一。

她沒繼續說什麼，只是繼續看著手中的資料，所以我開始數天花板的霉漬，鐵椅跟著我的動作發出嘎吱聲，這個房間沒有窗戶，我要很努力才能數出那些污漬的數量，嘗試連成星座，雖然我對於星座幾乎是一竅不通。我有自信可以把那些污漬一個都不少地算出來，但我根本沒看過星星，只能放棄，把視線移回那個叫朱讓的女人身上。

「竊盜罪，傷害罪，你偷了什麼嗎？」她說，但還是沒看我。

「不是很重要。」我說。

「那傷害了什麼？」

「我爸，資料上不是寫了？將父親臉部毆打至出血、左側牙齒受損，本人無悔意，反正就是那樣。」

然後她終於再次看向我，勾勒出一個微笑，不是我畢業照的那種扁平微笑。

「別說那種半吊子的回答，你在想什麼？」她看著我說。

我看著她很久，我現在看起來是在斟酌的樣子嗎？我沒讀懂她的情緒，就像連星座那樣，沒有接觸過的東西我沒辦法不懂裝懂，所以我放棄了，往椅背一靠。

「他傷害我了，所以我也想傷害他，這麼簡單。」

「這樣啊。」她說。

後來朱讓每周都來見我一次，每次兩個小時。我問她來見我是不是有薪水可領，她很老實地說「是」，一小時六百，學歷越高領的越多，但她說能來見我，她是很開心的，因為我是個有想法的十七歲學生。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想。

她第二次來見我時，我們在那個沒有窗戶的灰色房間見面，後來才知道第三次也是、第四次也是，往後也是。那房間有個特殊的霉味，比芳香劑或香水的味道來的好。房裡沒有花俏的裝飾，牆壁上貼著戒菸戒毒的宣傳海報，灰塵集結在角落，牆壁有掌壁癌，一塊一塊地剝落。很糟糕的一個房間。但等我已經不再是有想法的十七歲學生，才發現原來規律性的進到某個地方或重複見某個人，是會產生依戀性的，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樣，一見她就分泌口水。

就像每天學校的升旗台都會升起國旗一樣，她和我的對談或許是同性質的吧。通常是問關於我的事，一部分是因為她是我的輔導員，她有義務要從我身上理出一些關於青少年犯罪的來龍去脈，另一部分是因為她比較坦率，不會用模糊的詞彙和動作模糊問題，最後一部分，佔很大一部分，因為我沒有膽子問她太深入的問題。我不是誰，而她是輔導員，時薪六百塊的輔導員。

「你來見我是因為要討生活嗎？」我問。

「這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見你不只可以討生活，也讓我比較好生活。」

「你說很開心能見我，是因為我是十七歲，還是因為我是學生？」我又問。

她想了一下，看起來不像在假裝遲疑，然後她說：「都有。」

朱讓大我四歲，比起女人更像個男孩，短髮像用生鏽的剪刀扯出來的，眼鏡像近視的國小生配的第一副眼鏡，窄的、方框的，沒有什麼記憶點的一個人。上次訪談後，她說要幫我以正當防禦的名義，要求法院重審我的案子，「不用了。」我搖搖頭，鏢在背後的手隱隱作痛，想到當時近乎抓狂地朝父親揮拳的就是這雙手，我一點也不覺得良心不安。

「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反擊的權力。」她斬釘截鐵的說。

「可是沒有傷害，就不會有是否要反擊的問題了，不是嗎？」

「是啊。」她想了一會，又說：「你應該還不懂的。」

「因為我還是學生嗎？」

「因為你還是十七歲。」

然後她跟我解釋，說我在觀護所待個一年就可以出來了，表現好可以假釋，但不要假釋對我來說或許比較好，因為外面還是有人傷害、有人反擊的社會，以我的

情況來說，待在觀護所裡我可能會比較好受，我同意她的說法。

外面有人敲門，提醒我們會面時間結束了，她把資料整理好，一邊收拾一邊問我：

「你在想什麼？」

我回想了揮拳的瞬間，拳頭緊握至指甲都嵌入手掌的軟肉中，打在粗糙的皮肉上的感覺特別真實，原來爸爸的皮膚摸起來是這樣啊，罵人的言語一瞬間被靜音也讓我感覺很好。所以我打了一下，又一下，再一下。爸爸完全沒有反擊，看起來脆弱到讓人想問他事到如今為什麼還裝作被害人的態度。我的成績單就在地板上不遠處，我好不容易從教師辦公室偷出來的。我站在躺著的爸爸旁邊，數他臉上的老人斑，嘗試連成星座，但一無所獲。然後救護車的聲音越來越近，亮紅色的光從窗戶照進房間，像霓虹燈一樣旋轉著。我可能有哭。拳頭隱隱作痛，原來傷害別人也會讓自己有所損失，總算是學到了一點有意義的東西。

「沒事。」我回答。

再下次她跟我見面時，她帶來兩杯麥當勞的大杯可樂，「一杯是給你的。」她幫我插上吸管，推到我的嘴巴碰的到的位置，我用雙手還鏑在身后的姿勢吸了一口，覺得真是太荒謬了。

「你對你負責的每個犯人都這樣嗎？」我問她。

「你蠻特別的。」她說，又問我喜不喜歡喝可樂，她想現在大多學生應該都喜歡碳酸飲料，我回答喜歡，但其實我喝什麼都沒差，學校禁止學生喝含糖飲料，久而久之大家都習慣了。我跟她說謝謝，她聽到之後也微笑著說了不客氣，但我沒有跟她說，我覺得她根本不值得這樣對待我，也沒有說其實我有點想親吻她。她問我這一個禮拜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我說我看了點書，寫了幾首詩，假日在附設的小操場跑步。

「這樣很好。」她很高興的樣子，拿筆在紙上記錄了些什麼，又問我讀了些什麼書。

我咬著飲料吸管，刻意沉默下來，我一個字也沒讀，這整個禮拜我光是睡覺，別說是寫詩了，只有供餐的時段我是醒著的，但我也記不得吃了什麼，我一直在想我爸臉上由斑點和紋路組成的那些星座。她見我沒回答，微笑稍微僵住了一點，我持續咬著吸管，一邊吸著可樂，飲料從狹小的通道被吸上來，發出細碎的雜音，在空無一物的房間聽起來特別明顯。

「對了，」她出聲，於是我看向她，發現她的視線似乎注視著我的嘴唇，我突然

感覺指尖冰冷，吞了一口口水，等待她接下來要說的話。

「研究顯示，會咬吸管的人通常具有暴力傾向。」她說，原來她剛剛在看的是我的吸管。

「這不是事實嗎？不需要研究顯示來證明。」我說的很急，險些被嘴裡的可樂噙到。

「不一樣，你是個體，人類追求的是大數據。」

「或許這根本只是偏見，就像大家都說指甲短的是女同志一樣。」

「這不一樣。」

她很少見地動搖了視線，我把視線轉往她的指甲，短的，新修剪過的樣子。她問我是不是真的知道女同志剪指甲的原因，我說我知道，我當然知道，不過我沒有繼續解釋。

「別再說這種話了。」她垂下視線，看起來很侷促地撥弄指甲，而我又變得想親吻那樣的她。

我是個體。而人類追求的是大數據。我反覆想著她說的話，她沒再繼續問我讀書的感想，我也沒再說什麼。

會面時間結束之前，她又問我：「你在想什麼？」

我的腦袋裡有那樣的畫面，朱讓的手指頭溫柔地撫摸著一個女孩的陰部，她的指甲一點白色的部分也沒有，是握緊拳頭也不會扎傷掌心的長度。我看不清楚那個女孩子的臉，那人也是學生嗎？朱讓是不是一邊說著「你很特別」一邊愛撫她的呢？她看過課本以外的星星嗎？爸爸的臉她有仔細看過嗎？

「沒想什麼。」我回答。

經過好幾次見面我終於慢慢瞭解，朱讓說她的爸爸也是個人渣，她沒仔細說是哪一種，但她說：「聽到你的事的時候，我覺得蠻爽快的。」我不捨得說其實我爸我也不是那麼糟，我怕我這麼說了，之後就沒有她的事可以瞭解了。

每次進會面室我總會觀察天花板，發現我記憶裡爸爸臉上的皺褶和斑紋隱隱約約和天花板的污漬對上了，我才想到好久沒和家裡連繫，我拆了媽媽寄來的信，她寫你只是被逼的太緊了，相信我不是個壞孩子，爸爸的傷復原得差不多了，希望我多給家裡撥電話。

我在想我們的爸爸是不是都不壞，世界上其實都沒有壞人，只是因為他們一直看著天花板，爸爸直到被我擊倒的瞬間，也是一動也不動地直視著很遠的地方，所

以天花板的那些汗漬才會像投影機一樣映在臉上吧。那連不出星座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那樣高的地方是不會有星星的。

或許在離開她的人渣爸爸之前，朱讓也留著長指甲，握拳的時候指甲會刺進掌心，揮拳的時候自己也會疼痛。

一年的時間過得很快，這期間朱讓都沒有再跟我提起指甲的事，我沒跟她說天花板和投影機的事，也沒有告訴她每次見面我都希望她用那雙有短指甲的手觸碰我。

準備出獄的前幾天，她照例來跟我會面。

「嗨，」她打開門和我揮了揮手：「這周就結束了對吧。」

「對。」

「怎麼樣？對於出獄有什麼想法嗎。」

「我想買可樂喝。」

她失笑，說我如果早點說，她今天就可以帶來給我。

「不用了，我想自己買。」

做點十八歲學生會做的事，我聳聳肩，很平淡地帶過。

「你已經十八歲了？什麼時候的事，我一點都不知道。」她瞪大眼睛，看起來是真的很訝異，我想她對我並沒有熟知到平時也會翻閱我的調查報告，那上面應該記錄著我的生日。

「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說。

「等我出了觀護所，我們可以再見面嗎？」在門外的人又叩響房門的時候，我試著問她。

「如果有甚麼理由的話。」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

「沒有理由的話不行嗎？」

「通常是不行的。」

好吧，我說：「那我想跟你去看星星。」

她跟我約好下周六，她不用去學校，也不用去觀護所跟其他青少年犯會面的時候，去木柵動物園見面。我想她肯定聽錯了，但我沒有糾正她，或許她是故意的也說不定。

禮拜六早晨觀護所裡的人員為我解開手銬，儀式性的象徵我的雙手重獲自由，我把雙手攤平，上下翻面觀察了一下，昨晚剪了指甲，才時隔一年，我的手背多了些斑，我猜是昨天洗澡時沒清洗乾淨。

我到門口的時候她已經在了，手上還握著兩杯飲料，「請你的。」她將飲料遞給我，我伸手接下，果不其然是麥當勞的可樂。

「你之後有什麼規劃嗎？」我們邊逛邊聊，她問。

「先去見我爸，然後繼續回去讀書吧。」

「我以為你很恨你的爸爸。」

「可能是吧，但不是因為他這個人本身。」我想，就跟我打了我爸一樣，或是朱讓用手撫摸了誰一樣，一切都有跡可循，可能都是因為天花板把我們侷限在一個看不見星星的地方。

我告訴朱讓她改變了我很多。

我們在養有小豬的柵欄邊停下來，她指著一群成群結隊的豬幼崽，說：「我之前沒有好好地跟你說，但我的女朋友都會叫我小豬，聽起來蠻蠢的吧？」

我看著那群搖頭晃腦的小豬，一時不曉得怎麼組織語言，不知道隔了多久才清醒過來。

「不會啦，我已經十八歲了，可以很快的接受很多事情。」我說。

「是嗎？」她伸手輕拍了一下我扶在柵欄上的手，然後提到我們應該往靈長類的區域前進了：「你不是想看猩猩嗎？」

我隨口應了聲，差不多是表達同意的意思，有點模糊的那種，然後踏出腳步。